



红根儿韭

米丽宏

在城里，有一所小院子，是个奢侈的事。所以，这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院就特别为我们所珍视。

硬化地面时，我们反复斟酌，留出三方小圃的地面：西厢房窗下，一年葫芦一年丝瓜一年西番莲，换着种；影壁后，一株老葡萄，多年长着，快成精了；东厢房窗下，一圃韭。韭菜，是本地最好的品种，红根儿韭；种上之后，不需多管，每年间出一些宿根儿就行。

这样，一年里，最少有两季，院子的陆地、空中，是绿丁丁的蓊郁热闹。半个院子，被绿色糊严。风静日艳时，绿色滴滴答答；风起云涌时，绿色如煮如沸。相比之下，东窗下那圃韭菜，安静多了。

从早春到秋后，韭菜一茬茬，割了还长，长了又割。春天，“夜雨剪春韭”，剪一把，肥腻腻，厚嘟嘟，入了蛋液，急火炒就，试一试春盘，抚慰寡淡的肚肠。夏天，绿韭如发、如云、如翠袖。包包子，不再如春韭动辄成一汪汗水儿。当然，夏韭有草腥气，可质感是不可替代的哦。包包子、包饺子，肚儿不瘪呀！初秋，揪韭花，砸韭酱，配梨子泥，苹果山楂泥，盐花、麻油相继撒下拌匀了，藏冰箱里慢慢消磨秋后良辰吧。馒头蘸酱，火锅调味，美得你呀！

大冬天，天寒地冻，万物沉寂。我爱在韭圃上蒙一块塑料薄膜，四边用土掩住。这样，就多出来两刀冬韭菜。乖韭菜们，躲在膜下，悄没声儿地长；像一群淘气小孩儿，避开严厉的家长，深夜不休。黑暗的被卧里，它们青眼向天，叽叽咕咕。太阳好

时，凑近去，能听得见它们抬胳膊踢腿儿的微响，刷刷、刷刷。

有人说，人生中，一多半的美好，在于初见时的惊艳。春天的头刀韭，让萧瑟了一冬的眼睛，被嫩绿刷新，不由得人不欢喜。韭菜自己，也一样的哟。春光一冒头儿，它们即探得先机，彼此联手一起用力，“呼嗨”一声，凝重的冬意，被掀翻一大块。岁月的苦寒，被它鏖战成刀剑模样，绿绿地戳起，满地荣光。

别后重逢，这微小刀剑样的韭芽，在你看，简直不是外在之物，而是一群从时间紧箍的怀抱里，挣脱而出的绿精灵。它要窜跃，要飞腾，势不可挡，就是挡，也挡不住；所以许多诗文里，都留下了它的剪影。汉代民谣说：“发如韭，割复生……民不可轻。”韭，简直就是一种精神，那种平民的反抗精神。还有：“侠客之宝剑，小如韭叶状。”真的是宝剑样儿哎。

然而，长大长高，就温驯得多；端秀娟娟，迎风起舞。刀兵之气的少年凌厉，化作了执笔搦管的一撇一捺，全是日常对话了。

蔬菜如人生，每种蔬菜都有完成自我的方式和味道。韭这种蔬菜，长在圃子里时，不紧不慢地优雅起舞，舒曼克制地表达；然而，一割下，它的味道，就放肆不拘，尖欣泼辣。你可以说它香，以致成“臭”，也可以说它臭，臭成了“香”。这是别的任何蔬菜，绝对无法替代的。它还有最令人尴尬和反感的，是以“菜屑”的方式，出现在人的齿缝里和牙龈上，成为人格粗野、邋遢的徽帜。

可是，那管它什么事儿呢？

很多人，连自己的位置都摆不对，一生都毁掉了。

小院一圃红根儿韭，让我看向院外，看向广袤菜园、田野，以及田野以外的地方。也许，再没有任何事物比韭菜更能体会层层复层层的伤害了；然而，割得快，长得快，越伤越坚强。重生，复生，生生不息，在一次又一次的受伤里，获得生生世世的新鲜体验；并且始终如一地强大蓬勃，不忘初心。



春
讯

白
英
摄

与花为伍的老妈

毕雨梅

母亲老了！已是耄耋之年的母亲喜欢摆弄花草，喜欢逛花市。离家不远的那家花市留下了母亲无数的脚印。

花市里，百花盛开，姹紫嫣红，母亲在花市里流连，像个孩子一样快乐。她对每一种花都感兴趣，对每一朵花都想看一看。我休息的时候，也常陪着母亲逛花市。母亲在花市里，从这头一家家地看过去，又从那头一家家地瞅回来，一路下来，我累得腿都直了，可母亲依然是兴致勃勃，不愿离开。

母亲喜欢看花，也喜欢养花。每次逛花市，都要买上两盆，宝贝似地捧回家里。人如花，花似人。人有自己的个性，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花也是有个性化的植物，喜欢安静地沐浴阳光、安静地生长、安静地开花。可母亲爱花心切，真不知怎么呵护这些花好了，常常把一些花从一个花盆里移栽到另一个花盆里，没过几天，又移了回来。移来移去，有些花就寂寂焉焉地死去了，这让母亲感到很惋惜，但依然有生命力旺盛的花，倾情美丽地绽放着。那株百合，几个花苞同时盛开了，红艳艳的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团火散发着热情的光芒；那株绿藤萝，沿着壁柜向上攀爬着，每隔几片绿叶，就结出一个坠着毛绒绒黄蕊的圆圆的小红灯笼，宁静中氤氲着淡淡的喜庆；那株粉红色的芙蓉花，阳光下闪烁着妩媚的光……

尽管母亲爱花，喜花，但对于花的习性却了解得很少，她只是凭着热情在养花。有一次，母亲听她的老姐妹说，啤酒浇花，花开硕大、鲜艳。愿花美丽的母亲竟然真的给花喝了一瓶啤酒，那花仿佛醉了，醉得蔫蔫不振，无精打采，醉得叶片绿叶悄悄地垂了下来，粉红色的花朵也笑眯眯羞答答地低下了头。一个多月过去了，那花才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清醒过来。

母亲的花虽然没有名贵的品种，长得也不高大，但每一朵盛开的花，都让母亲感到由衷的欣慰和喜悦。母亲经常会搬个小凳子，微笑着坐在她的一盆盆花草中，给这个松松土，给那个浇浇水，看看这个，又瞅瞅那个……在母亲居住的房前屋后，从春到秋，也是花开灿烂，花香弥漫。

对于喜花爱花的母亲来说，伺弄花，赏花开，是愉悦的享受，也是快乐的感受。那些花草丰富了母亲的生活，欢喜了母亲的心情，也健康了母亲的身体。母亲赏花时的盈盈笑脸，如那盛开的花朵一样，令我们儿女的心情温暖，明媚！

鲤鱼“渗蛋”

陈政昌

“桃花流水鳊鱼肥”。长湖河里，据老一辈人讲有过鳊鱼，但从记事起，鳊鱼极少见。“惊蛰春分鱼散塘”。河里虽少鳊鱼，鲤鱼却多。桃花水一起，鲤鱼的孵化期就到了。长湖村把孵化期产籽的鱼叫“渗蛋鱼”。鲤鱼一开始“渗蛋”，喜欢捞鱼摸虾者一展身手的时候就到了。

胡子和我是发小，书莫得我读得多，鱼抓得比我好很多。五十多年来，胡子和我之间，他吃亏得多，我没少讨他的便宜，为啥？他会抓鱼呀！我读过的书没用，他抓住的鱼可是实实在在的。我嗜鱼，却又口刁，吃惯了长湖河的鱼。这样一来胡子就惨了，抓到鱼时就得通知我。

有时候十天半个月没吃鱼，馋虫一起，我就直接呼叫胡子，该抓鱼了！

好在每次他接到呼叫，总会利用晚上或清晨，屁颠屁颠把鱼弄回来，让我大快朵颐。这么多年了，我的呼叫也从未转移过。

鲤鱼在一年中，“渗蛋”期很长，从春到秋，陆陆续续。但最旺盛的繁殖期，是清明到夏至这段时间。这个时间段的“渗蛋鱼”，相当于中央气象台的天气预报。春夏之际，风和日丽，舒适宜人。这时若是天气突然躁动燥热，晚上去河边，基本上会碰上鲤鱼“渗蛋”。

而只要鲤鱼“渗”过蛋，第二天准下雨。因为在天然的水域里，鲤鱼“渗蛋”一般都射在稍高于水面的一些杂草或岩石上。而鱼籽若要孵化出较高的成活率，不能干燥也不能被泥土包裹。所以鲤鱼选择的“渗蛋”时间都是在下雨前，“渗蛋”后雨一下，水位稍高，也会洗去鱼籽上的泥

尘，以确保繁殖成功。

问题来了，胡子他们捕捉“渗蛋”鱼，那还繁殖个啥？不是杀鸡取卵吗？各位有所不知，其实抓到“渗蛋”鱼时，那些鱼都是已经“渗”过蛋了的。这和捕鱼工具有关，抓“渗蛋”鱼用的是滚钓。滚钓是一条长木棍或竹子，上端做一个十字架，把百十口钩挂挂在十字架上。估计鲤鱼“渗蛋”的时节到了，人们就砍一些杉树枝或柏树枝，放到河里的回水处，为“渗蛋”鱼提供场地，然后把一根根滚钓也固定在这些地方。

鲤鱼繁殖是体外受精，“渗蛋”大都在晚上，“渗蛋”的时候，一公一母两条鱼会在水面来回穿梭，追逐、嬉戏，好似人类情到浓时的前戏。这时候鱼儿是安全的，因为基本上在水面是平行穿梭。别看鲤鱼是体外受精，弄出的动静却是挺大的。

碰到鲤鱼“渗蛋”，你在河岸上，一会儿这儿地方“哗”的一声，紧接着那地方又“哗”的一声，此起彼伏，络绎不绝。往往母鱼和公鱼“渗蛋”一纵一挺之间，乐极生悲，许多鱼跌下来的身子入水较深，碰到滚钓的钩钩上，就大多在劫难逃了。